

【台湾】

欧阳云飞著

11

珍藏本

小鱼吃大鱼

上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【台湾】

欧阳云飞著

12

珍藏本

小鱼吃大鱼

下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台湾·欧阳云飞武侠作品集



ISBN7-222-02650-91·661 定价:29.80 元



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

小鱼吃大鱼 上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

欧阳云飞武侠作品集

小鱼吃大鱼 下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(滇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远 东

封面设计:刘 谢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号 23 - 1998 - 023

小鱼吃大鱼

(台湾)欧阳云飞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邮编:650011

湖南省印刷一厂印装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1 字数:40 万

1999 年元月第 1 版

1999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ISBN7-222-02650-9/1·661 (上、下册)定价:29.80 元

作者简介

本人刘鸣盛，笔名欧阳云飞，又名余飞，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。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，四七年负笈北京，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。五零年随军来台、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，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“自由中国”杂志上的文稿贾祸，不久便离开军旅，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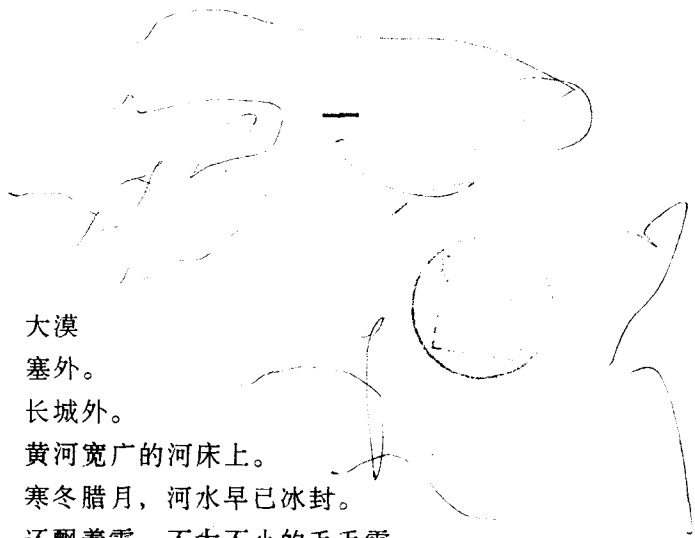
学生时代即喜游戏笔墨以自娱，惟多感怀忧时之作。写武侠是从六零年开始的，是兴趣，也是为了生活。在这漫长的写作生涯中，总共撰写了四十余部长篇及十几本短篇，约二千余万言。现发行的二十四部系经过筛选的精品。余则束之高阁，不再传世。

创作过程可分为三期：初期的六十年代台湾仍处于典型的农业社会，人民生活艰难，知识份子尤其烦闷、彷徨，而政治则列为禁忌！喜欢舞文弄墨者争相转而大写忠孝节义，借侠客武士之刀以泄胸

中愧垒，亦为广大的社会大众提供了可观的精神食粮，“鬼谷”、“地狱门”、“魔鬼书生”曾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。现今的不少中壮代，即为当年人手一册的忠实读者，其影响之大不言可喻。

七十年代中应为中期，此时台湾已大致工业化，社会的步调变快，小说的节奏也跟着改变，过去动辄二、三十本，甚至五、六十本一部的冗长之作已不复见，代之而起的是三本为一部的三十二开本。情节力求紧凑，对白务必隽永，布局之巧妙，结构之严谨，自不在话下。“九龙刀”、“鬼面侠”、“血剑屠龙”等便是此一时期之代表作。均曾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杂志连续十几年的连载中连载过。

晚期约自八十年代起，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，大家的生活也大为改善，传统的小说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。于是，一些幽默、诙谐、风趣、逗笑的作品遂应运而生。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、“赌命浪子”、“鞭影弥天花满楼”即为晚期创作中之佳构。尤其是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，乃八六年全台湾最畅销的武侠小说。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连载时亦曾造成轰动。并且有人愿出资拍摄电影及电视剧，刻正洽谈中。



大漠

塞外。

长城外。

黄河宽广的河床上。

寒冬腊月，河水早已冰封。

还飘着雪，不大不小的毛毛雪。

远山近树，如粉雕玉琢，一片银白。

本来就是荒僻不毛之地，人烟稀少，兼之天寒地冻，尽管是大白天，极目望去，依然很难得见到一个人，倒是出外觅食的野狼，成群结队，不时在雪地里奔驰呼噪。

在一座连绵数十里的野人山下，河道弯曲处，有三个孩子在那里嬉戏。

这三个孩子，二男一女，身着皮裘，头戴英雄帽，足履高统毡靴，女孩的脖子上还围着一整只黑狐狸围脖儿，一看便知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。

三个差不多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，但个头却不小，比一

般同年龄的人起码大一号，古铜色的皮肤油光发亮，显得格外健壮威猛。

其中一个眉清目秀，身手矫健，两只眼珠子圆大而又活脱，一看就晓得必然是一个鬼精灵，他叫小龙，今年十五岁，是三个孩子中的头儿。因为他机伶、调皮、而又滑溜，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鱼儿或阿龙。

另一个男孩叫小虎，与小龙同年，生来胖嘟嘟的，外表憨厚，乍看有一丁点儿呆，大家都叫他阿呆或阿虎，其实阿呆一点也不呆，吹牛说大话是他的拿手好戏。

女孩天生是一个美人胚子，双眼皮，丹凤眼，鼻如悬胆，口赛樱桃，一笑两个酒窝，芳龄十四，叫小凤，人家都称她凤儿或阿凤，活泼、可爱、可却很是刁蛮！

他们玩的游戏也很特别，既非堆雪人，亦非溜冰的孩童把式，而是猎捕会吃人的大野狼。

还有赌注，谁先活捉一只大野狼，谁就是赢家。

赌注不大，仅仅是刮一下鼻子，或拧一下耳朵。

赌注虽不大，却事关个人的荣誉，是以，三个皆全力以赴。

狼性凶残，速度又快，可是，面对这三个小顽童，却变成了小绵羊，只有拼命逃走的份儿。

小鱼儿好快的动作，似一缕烟，像一阵风，“大鹏三展翅”接变“乳燕穿波”，人在空际，乍然屈指如钩，咻！的一声，一股刚猛的指风过处，一头灰狼的麻穴已被隔空打穴的绝妙手法制住，又蹄翻飞作人立状，僵立在原地不动了。

阿呆本已抓住了半截狼尾，卒被野狼奋力断尾而脱，暗

状用力将半截血淋淋的狼尾往冰河一掷，跑过来气呼呼的说道：

“我抗议，你使诈！骗人！”

小鱼儿双眉一挑，嘴上一点也不饶人：

“阿呆，我警告你，少作人身攻击，我哪里使诈？又哪里骗人啦？”

阿呆理直气壮的道：

“我们分明讲好，要活捉一只大野狼，你这样做不是使诈骗又是什么？”

小龙眼一瞪，道：

“你瞎眼啦，灰狼是活的，并未违反规定。”

阿虎据理力争道：

“开始的时候，并没有说可以使用隔空打穴的手法。”

小鱼儿毫不退让：

“呆子，也没有人说不可以使用这种手法呀。”

阿呆一时气结，无言以对，凤儿眼见输赢已定，也放弃追逐，过来帮小虎的腔：“小龙哥，你就喜欢强词夺理，起码应该讲清楚，才不失公平。”

小鱼儿的理由却特别多，振振有词地道：

“呆呀，呆啊，你们都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忘记老头子是怎么教训咱们的，兵不厌诈，凡事只问目的，不择手段，已经输啦，认命吧，以后请注意多动动脑筋。”

言罢，老实不客气的，在阿呆的鼻子上刮了一下。

凤儿无可奈何，只好闭起双目，静候小鱼儿来收胜利的果实。

孰料，小鱼儿却没有刮她的鼻子，也不曾拧她的耳朵，竟在她的樱桃小口上，轻轻的亲了一下。

阿呆马上提出异议：“死小龙，臭小龙，你厚此薄彼，太不公道啦。”

小鱼儿不以为然，扮了一个鬼脸，道：

“阿呆，你懂不懂，这叫作怜香惜玉。”

阿呆冷哼一声，道：

“哼！算啦，你要是真懂得怜香惜玉，就不会在赌输钱的时候强迫凤儿脱衣服。”

小鱼儿正经八百的道：

“那是以前小时候的事，不必再提，以前的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以后的种种譬如今日生，从今以后，我一定要好好的爱护阿凤，将来还要娶她做老婆呢。”

凤儿早已羞得满面通红，低垂着头，一言不发。心里却是甜甜的，有如鹿撞，好半晌才娇滴滴的道：

“少贫嘴，咱们该练功夫啦。”

三人立即向后退去，在灰狼面前五丈许处停下来。

各自探手鹿皮镖囊中，取出来一支头尖尾粗，长约二寸余的“凤尾刺”来。

阿龙道：

“左眼角！”

小虎道：

“右眼角！”

凤儿道：

“鼻子尖！”

三支“凤尾刺”应声脱手而出，好快，好准，但闻三声咻！咻！咻！破空之声传处，丝毫不差，灰狼的左右眼角，鼻子尖上，果然各中了一支。

不深，仅半寸不到，要不了狼的命，也瞎不了它的眼，手法精纯，神乎其技，显然皆已具备第一流的绝妙身手。

实际上这只是牛刀小试，好戏还在后头哩。当小鱼儿拍开灰狼的麻穴，四蹄翻飞而去时，另一场压轴大戏，遂告及时登场。

阿呆快如离弦怒矢，贴地平飞而出，人在空中，从腰里掣出一把软刀来，刀光一闪，去势如风，狼耳上喷出一丝血线，半只耳朵已飘落在地。

凤儿也不含糊，她所用的兵器是一条金丝软鞭，娇躯与灰狼同向平飞，金丝鞭打狼头上呼啸而过，另一只狼耳立被鞭丝分割成无数条。

小鱼儿更厉害，艺高人胆大，手里拿着一柄精钢为骨、天蚕丝织为面的折扇，猛地接连翻了好几个斤斗，已超越灰狼，然后往地上一躺，野狼受创，兽性大发，当即张牙舞爪的扑攻上去。

这一来，正巧上了小鱼儿的恶当，折扇出招如电，刹那间便是五个来回，削下来半张嘴，四只狼蹄，痛得大灰狼惨叫不迭，一蹄一个血印的狼狈而逃。

阿呆乐不可支的猛拍巴掌道：

“好！好棒啊，这是被咱们修理的第几只大野狼？”

小鱼儿想一想，道：

“大概有四十几只了吧？”

凤儿心细如丝，凡事皆有记录可查，取出一个小本子来，正式宣布道：

“正确的答案是第五十只。”

突闻有一个银铃似的声音接口说道：

“折腾几只畜牲算什么好汉，将来能够将各大门派的掌门人扳倒才是真英雄！”

随着这一阵话语，从野人山上，箭也似的射下来一位年约二十四五，全身散发着青春魅力的姑娘。

姑娘的身旁，还紧跟着一位二十五、六岁年纪，生得甚是挺拔勇壮的青年。

青年名叫丁宁，姑娘是赛珍珠，他们这五个人都是同门学艺的师兄弟妹，但却不以师兄弟相称。

而且，由于年龄上的差距，丁宁、赛珍珠形影不离，凤儿、阿呆、小鱼儿则自成一个团体。

小鱼儿闻言大吹法螺道：

“珍珠姐也太小看人啦，扳倒各大门派的掌门人有什么了不起，摘下他们的项上人头还差不多。”

阿呆是个标准的应声虫，立即随声附和道：

“对，搬下他们吃饭的家伙来，血洗江湖，才算过瘾，爽！”

凤儿也是个吹牛的专家，嗓门更高，口气更大：“对！血洗江湖，独霸武林，才不枉咱们这一身好功夫！”

丁宁听在耳中，颇为不悦，寒着脸说：“别吹牛，想要称霸武林，血洗江湖，得下一番苦功才行，光凭嘴皮子是成不了气候的。”

小鱼儿一脸的不高兴：“冤枉！冤枉！我们可不是跑出来玩，正在练功哩！”

阿呆猛敲边鼓：“是嘛，一只大野狼被我们修理得惨兮兮的，它的地位不低哟！是这一带狼群的掌门人吔！”凤儿也吹嘘道：

“这是第五十位掌门人，等于已经征服了狼的世界。”

赛珍珠望着放在河床上的六只空水桶，冷冷的道：

“好啦，休再说大话，该挑水回去吃饭啦。”

一提到挑水，小鱼儿就皱起了眉头，灵机一动，计上心来：“丁哥，珍珠姐，咱们玩个游戏如何？”

丁宁一怔，道：

“玩什么游戏？可是又想推牌九、掷骰子诈赌？”

“牌九、骰子早就玩腻啦，这次换个新鲜的。”

“说说看。”

“猜谜好啦。”

“可有赌注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赌什么？”

“输的人挑水上山。”

丁宁未及答话，赛珍珠抢先说道：

“小鱼儿，挑水本来就是你们三个娃儿的份内之事，少耍花招，不干！”

小鱼儿理由十足的道：

“珍珠姐，你忘记老头子的话啦，上焉者斗智，下焉者斗力，这也是一种最高级的训练。”

三小的默契一向很好，凤儿补充道：

“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你们如果自认为是智商零蛋的白痴就算啦，绝不勉强。”

请将不如激将，这一着果然奏效，丁宁朗声说道：

“好，赌就赌，谁怕谁呀，小鱼儿，说，你输掉以后怎么样？”

小鱼儿胸有成竹的道：

“帮丁哥劈一个月的柴。”

赛珍珠对小凤儿道：

“你输掉又如何罚？”

凤儿一本正经的道：

“帮珍珠姐烧一个月的饭。”

丁宁剑眉一扬道：

“小鱼儿，你出题吧。”

小龙不假思索，煞有介事的道：

“题目很简单，用七个四，凑成一百整数，只许加减，不得乘除。限时三分钟，逾时便以落败论。”

这个题目并不很难，但在三分钟之内，将七个四凑成一百整数，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丁宁搔耳抓腮，一时间竟未能理出半点头绪来。

赛珍珠也在帮他的忙，两个人蹲在雪地上，写下十四个四，却始终凑不出一个一百的整数来。

“一、二、三——五一、五二、五三——”

三小计时的声音，又像催命曲似的在一旁猛催，当他们数到一百八十，时间已到，丁宁仍未想出答案，小鱼儿立即宣布

获胜，他那一担水，无疑的应由丁宁来挑。

丁宁无可奈何的苦笑道：

“小鱼儿，水我替你挑，但你必须说出答案来。”

小鱼儿洋洋得意的道：

“简单，四十四加四十四，再加四加四加四，一共七个四，总数正好一百。”

八十八加十二正好一百，丁宁默然认输，无言以对，阿呆却自言自语道：

“对！答案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也想到啦。”

小鱼儿脸色一沉，骂道：

“哼，马后炮！”

凤儿玉面一寒，啐道：

“哼，后知后觉！”

赛珍珠笑道：

“凤丫头，该你出题了。”

阿凤的题目早就想好了，道：

“不是关云长，不是楚霸王；一个走麦城，一个刎乌江。打两个字，也可以说是一样宝贝，同样限时三分钟。”

这一道谜题颇有趣味，连项羽跟关公都搬出来了，赛珍珠搜脑煎肠，想到时间已到，仍未想出个所以然来，只好竖白旗认输，道：

“凤儿，到底是哪两个字，你倒是说出来让大家听听。”

凤儿摆出一副老师的架式来，以考试的口吻说道：

“珍珠姐，我问你，楚霸王的本名叫什么？”

“叫项羽。”